



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
Celebrate the 60th Anniversa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雪袍子

西
篱
著

世上的雪有两种，一种是冰冷的，一种是温暖的。如果妈妈正在回家的路上，她一定累了。如果她是一棵麦苗，就让雪袍子把她盖上……

13岁少年的梦与痛

成长的寓言和幻想

美丽忧伤的心理小说



花城出版社
广东省出版集团

马袍子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雪袍子 / 西篱著.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9. 8
ISBN 978-7-5360-5752-4

I. 雪… II. 西…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21484 号

责任编辑: 詹秀敏 李 谓

技术编辑: 薛伟民

封面设计: 有容传播策划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广彩印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中心路)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6 开

印 张 14.5 1 插页

字 数 270,000 字

版 次 2009 年 8 月第 1 版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定 价 2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819

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第一章	蛇衣	001
第二章	我来自风镇	003
第三章	人鼠	027
第四章	梦神	048
第五章	受伤	054
第六章	时光倒流	065
第七章	菠萝眼	071
第八章	自由	080
第九章	忧郁兄弟	093
第十章	石头	104



第十一章 黑色爱丁堡 113

第十二章 白日梦 123

第十三章 LET IT BE 134

第十四章 北川再见 153

第十五章 酒神泣 163

第十六章 银匕首 176

第十七章 异香 186

第十八章 鸽子 192

第十九章 神秘男人 201

第二十章 众声齐唱 211

第二十一章 雪袍子 217

第一章

蛇衣

据说，蛇的一生要蜕皮很多次，每蜕一次皮，它就长大一些。

尤其是在冬眠之后，气温升上来了，各地潜伏的蛇睁开眼睛。太阳把石头慢慢暖透，蛇的血液流动起来，骨头发痒，它开始四处活动、觅食。身体逐渐膨胀起来，老化的皮肤，像袜子一样令它不舒服。它从开白花的藤蔓植物和古乔木的朽根纠结的地方，滑出来，又爬过矮牵牛，来到一些坚硬的地方，蹭头上的痒，从头到尾，缓慢又痛快地蜕皮……

春天的时候，我们看见野地里的一个个坟头，土里埋着熟悉或者陌生的乡亲，甚至就是自己一个最亲的亲人。和那些在大地震中消失的人相比，他们是多么的幸运，因为他们是在亲人的跟前离去的，走前，有呼喊，有泪水，有亲吻，安慰他们的灵魂。坟头上插着竹竿，竹竿上飘动着冬天挂的白色纸幡，很新，锯齿型的切边，让它们在风中摆来摆去的时候，显得讲究。

再远一些，接近森林的地方，白色的蛇衣就悬挂在光秃秃的荆棘上。它干燥，发硬，是蛇长大前身体的形状。肚腹的地方，因为在石头或树干上过度摩擦，裂了。一阵风轻轻吹来，蛇衣飘拂，将那已经消逝的所有日子，彻底遗忘……很快，荆棘间会开出红色的小花，并结出一簇簇细碎的橙色果实。而那又一次脱胎换骨

的家伙，早已离开狭窄的洞穴、薄薄的草丛，开始它满世界的探秘。

这难免令人心悸。

一丝隐隐约约的恐惧，冷冰冰地，从我们的脚后跟一直传到大脑里。

但即便是这样，我们也不能因此就躲藏在自己的洞穴——家，学校，父亲或母亲的怀抱里。

何况，在我十三岁那年的夏天，发生了一些事情，让我感受到比蜕皮更难以忍受的疼痛。

无处不在的恐惧和危险，像无形的针刺，有空气那么多，从四面八方，精细、准确地扎进我全身的骨髓里去，而我，尖叫着，忍受着，赤脚跳跃起来，满世界奔跑，寻找，直到重新回到洞穴里……

直到洞穴敞开……

阳光和气温把泥土变得湿润柔软，而我的内心，在一种神秘力量的抚慰之下，平静下来，变得像老人一样温情。

我依然渴望很多很多东西。

我想爱别人，并要他们同样爱我。

我渴望四季轮换带给孩子们的一个个节日，渴望奔跑，渴望放开喉咙大声喊……

我渴望睡眠——只要进入梦乡，我就会骨头痒痒地蹬腿，偶尔会在星空、在山巅和海面上飞翔。

回头看，生命中的一些事件，越是即将发生，你越是茫然，恍恍惚惚地，如同在白日梦中……

第二章

我来自风镇

1

列车哐当哐当的声音，好像是可以把所有的事物掩盖起来的。

比如我现在，就把自己隐藏在这声音里面。

我蹲在车厢的一个角落里，紧紧抱住自己的脑袋。哐当哐当的声音，轰轰烈烈，抵挡着像狂风一样、一阵一阵地想把我卷走的那些东西——紧张、恐惧，以及别的我一时说不清的东西。

大段大段的时间里，车厢里的人好像全部麻木起来，或者说，他们都被哐当哐当的声音催眠了，直着脖子睡了……其实，他们都睁着眼睛，只是不说话，好像失去了某种知觉，不动，眼珠子定定的，想事情，或者不想，像我一样。

我，周忻，一个对什么都觉得新鲜，喜欢在街边、在远处看风景的小孩。当我专注或者愣神的时候，脑袋就会稍稍偏向一边，双眼聚焦到左前方……人人都知道我的视力不太好，你大概知道那是个什么状况。我们班上一个两岁就跟着外婆生活的小孩，小时候发烧，给一个乡下医生打了两天针，结果，他听不见声音

了，而且是他打工的父母回来才发现的。

像我们这种自生自长的，别人叫留守孩子，有一点这样那样的状况，是毫不奇怪的。

我近视加弱视。这使得我见过的东西，和别人不太一样，颜色，形状，表情，等等，等等。世界上的东西，在你们的眼睛里出现的时候，忠诚地、小心翼翼地，保持着它本来的样子。可是，当你们看清楚所有东西的时候，却看丢了它们身上的光。

我看见了，所有东西都有光芒，它把这个东西包裹起来，改变了它的形状，给我带来不一样的感觉，甚至让我惦记，让我产生喜爱和眷恋的感情。

我喜欢它们被改变了的样子。

有时候，我就是同谋：是我说变，它就变了，不用等待，没有过程，变的速度，变成一个什么样子，得看它和我的心灵感应。有了这个感应，它就可以百呼百应，我要它是什么就是什么。

这令人着迷得不行：世上的东西，可以不分真相和幻觉，你可以尽情想象，爱它是什么它就是什么！那就是自己的世界，随心所欲地想象的世界！举个例子，早晨去学校的路上，你可以用眼睛变戏法——眼皮子一眨，红色的气球在天上飞，哦呵！再一眨，一串赤橙黄绿青蓝紫的气泡又过去了，从你头上方飘过去的……低头看，草地上的水珠闪出几道金光，有短有长，闪烁得越耀眼，消失得也越快。曹操说，譬如朝露，就是它了，是一瞬间的钻石。

这些是清晨的魔法，每个迎着朝阳、踏着露珠上学的小孩，都会看到的。

中午也有中午的魔法——你一直以为，街边的小个子圣诞老人，在对自己嬉嬉笑。走近，才发现，其实是个被交警挪来挪去的雪糕筒。

不过，用不着失望，你还有好多美的享受呢：比如说樱桃树的枝子模模糊糊，好像是樱桃花开了，淡绿的花朵一咕噜一咕噜，缀满枝干……

夜晚的魔法也随处可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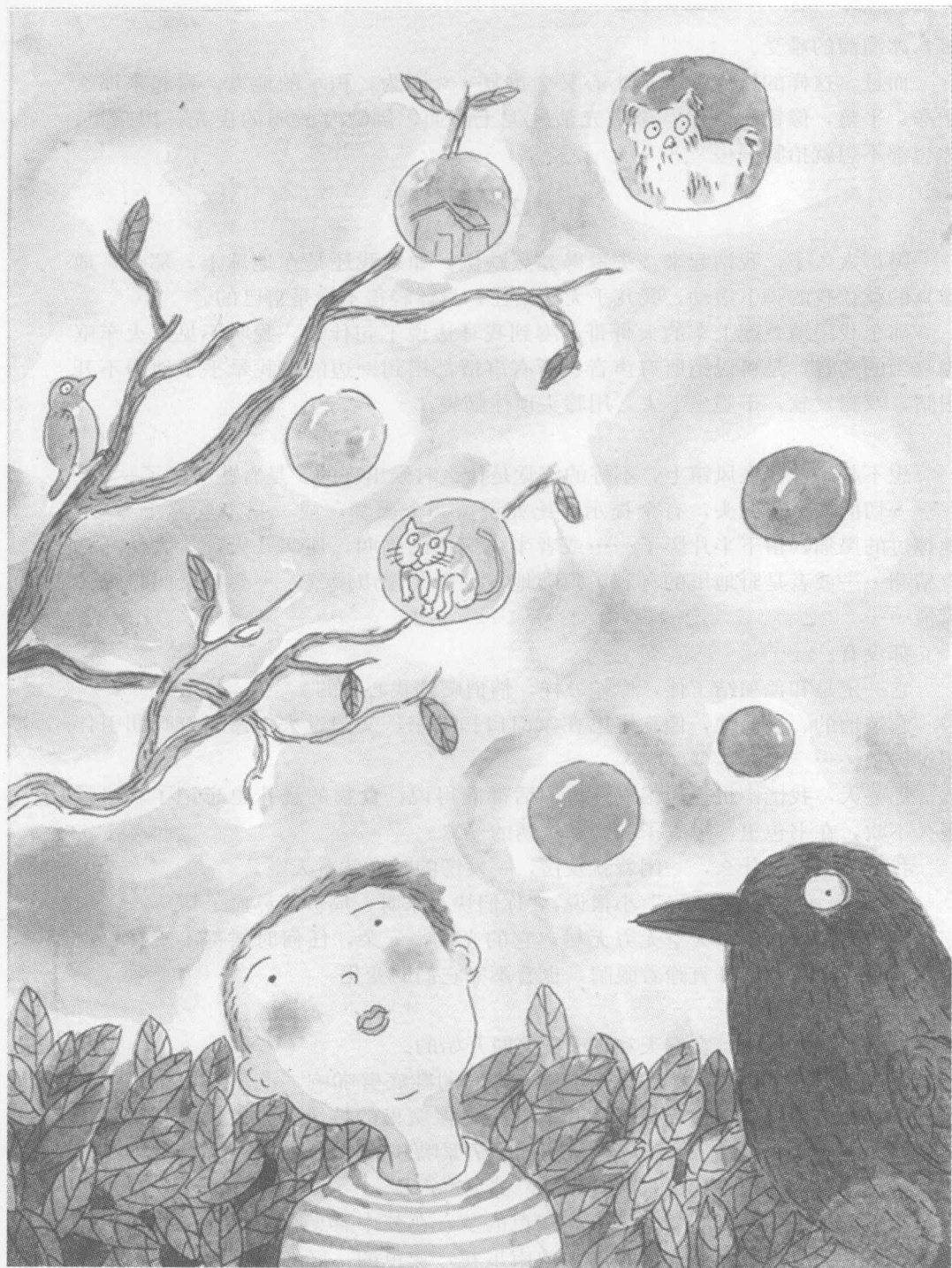
有一回，很晚了，我还在街头晃悠。看那夜间的路灯，就是一团光剑闪烁的金色大球。那是秋天，已经很冷了。我从街头走到街尾，又走回来。不多久，天空开始飘毛毛细雨，有点像雪。我扬起头来，对黑黑的天空里喊：“雪啊，快下吧！下多点，把我盖住！”我一眨眼，远处的路灯又变了，像巨大的烟花。

我就站在黑黢黢的街头，眨巴，每眨一次眼睛，再看，那些烟花里光剑的运动和形状，都不一样……

就这样，只要一睁开眼睛，哪怕只一秒钟，你都可以在光线的变化里，重新塑造世界的面貌和形象，像转动哗哗响的万花筒。

世界就是万花筒，多么令人开心！你眨巴着眼睛，看啊，看啊……你津津有味，乐此不疲，没个够。

当然，也有上当的时候。比如走夜路，总是踩到水潭里去，弄得裤腿又湿又



光芒，改变了事物的形状，也给我带来别样的感受，让我惦记，让我产生喜爱和眷恋的感情。

脏，冰溜溜的难受。

而且，这样的错误，一不小心又会重复——因为，积水的地方，看起来那么干净、平整，像镜子一般，像最光洁的泥土路面，倒映着微弱的夜光，黑暗里，你想都不想就抬腿……

2

蹲得太久了，我站起来，头晕得差点跌倒。如果我还是在地球上，那么，地球真的就在我的脚下滚动，我几乎无法站住，身体轻得不像是自己的。

那个我跟他一起上车的大哥哥，凑到我耳边说了句什么，我听不见。火车咣当咣当的声音，是可以把所有声音、所有事情都挡到一边的。我晕乎乎地睁不开眼睛，双腿发软，干脆坐下去，用膝头顶住脑袋。

想不起来，我在风镇上，不好的感觉是什么时候出现的。是有些时候了。

一切应该有个兆头，有个提示，比如说，一个噩梦，或一只上学路上“嗖”地掠过的黑猫，留下半片影子……或者半夜三更的狗叫，连叫几天，让大伙儿一直猜测……或者是野地里的乌鸦，嘎嘎地，一会儿慢声慢气，一会儿又叫得惊慌慌……

都没有。

它一定是和孤独结了伴，像蛇一样，悄悄爬到我心头的。

它悄悄的、慢慢地，像狗尾巴在家门口扫过来、又扫过去，像蚂蚁呼朋引伴越过树根……

那些天，我恍惚得很，很少开口，话都懒得说，食物的滋味也忘记了。口琴很久不吹，在书包里，也有了灰尘和铜锈的气味。

我不知道该做什么，一闲着就发愣，一发愣的时候就看天空。

“你流鼻血了吗？说呀！”小根说，“你们快过来呀，周忻流鼻血了！”

我只是在看天空。天空无穷无尽，它的光线，云朵，任何时候都不一样。就算我不分白天黑夜，一直睁着眼睛，也看不完它们的变化

仔细想想，应该是在春天和夏天交接时开始的。

那段时间里，土路上，街道，学校，人们的鞋底劈啪响，汽车和拖拉机的轮胎碾了又碾，到处都会弹起大片大片的灰尘，像魔鬼的披风，想卷住什么，又很快被风冲散，了无痕迹。我不得不停地用袖子捂紧嘴和鼻，免得将灰尘吞到肚子里。灰尘扬过之后，你想把什么东西看清楚，都觉得很累。

我感到烦躁，会做噩梦，黑色和灰色的梦，在梦中看见很多奇怪的东西，比如狗吐出来的舌头，又长又薄，卷得像南瓜花，灰色的，好像它刚刚吃了很多泥浆。

类似的梦很多很多，几乎天天有，醒来后什么都说不清。

大白天，需要聚精会神的时候，我却心不在焉，把握不住自己。

我使劲闭上眼睛，到不得不睁开的时候，才睁开。

可是，这并没有让我打起精神来。即使是在明亮的太阳底下，我也莫名其妙地不安。

我总想一个人呆着，到可以听得见云和风的地方呆着——风镇东边出口的山坡上，最高处的一块大理石，离天空很近，那是我的瞭望台。它又高又陡，爬上去得手脚并用。

我大半天待在那里。

天空灰蒙蒙的，平时总在我脑子里咔嚓咔嚓响的时间的声音，被无处不在的灰云裹掖起来了，融化了。

天空下面的大地，越来越宽阔，悄悄地起伏。

忘记坐了多久了，屁股发硬，疼起来。我用双手垫在屁股和石头之间，每隔一段时间，就翻一下手掌。

山下的大路袒露着，尘土从路上一直弥漫到空中，到处是呛鼻的灰尘的味道。灰尘散开之后，我可以望向很远的地方，比如天边的大山，以及我守望着的山坡下的这个小镇，小镇和远山之间的这条河流，像珠江流域上一枚小小的月牙。

和中国其他一千多个县的县城一样，风镇的人们安分守己，过着宁静的日子。所有穿州过省去两广的汽车，经过这里。

没完没了的汽车发动机呼呼的声音，让人瞌睡。

有几次，我几乎睡过去了。

又一辆货车喘着爬上来，拉了一车猪，全是白色的，大个，一看就知道是外国的种，我赶紧捂紧鼻子，外国的牲口肯定臭！

天边的山，一座接一座，肩并肩，像农历三月初三，少数民族同胞手拉手跳锅庄。它们座座相连，围成巨大的高原盆地，将县城保护在其中。它们是世界的边缘，是风镇孩子们看得见的、最远的地方。山顶上的树林子，像冬天老人戴了帽子。

大山的颜色，一天之中有很多次变化，黎明，中午，下午和傍晚，夜里头。阳光变了，它们也变。

早晨，空气很干净，大山很近，山上的沟壑也看得清清楚楚。

中午，太阳当顶，它们被推远了，而且烟雾弥漫，模模糊糊。

傍晚，太阳落山的时候，西边山坡的颜色美极了，像披着最最华丽的毯子——你从来没有真正看见过的，玫瑰红的大毯子！

那毯子将所有白天的光芒带走，又将黑夜的序幕轻轻打开。

我尝试过，在大理石上一直待到深夜，看天空、大地，和远山的变化。

我也曾经在深夜梦游，和摇动尾巴的狗儿一道，从家门一直走到街口，仿佛去到群山跟前。

夜和白天的世界，从来都是两副面孔。

夜色中，大山波浪型的剪影，贴在瓷盆一般幽蓝的天边，那么远，遥不可及。如果月亮很好，正如爷爷教的古诗词里，那种月白风清，或者是明月如霜、好风如水，或者月明星稀，乌鹊南飞……就是那样的时候，夜深人静，你想把《夏洛的网》一口气读完，或者是被尿憋醒……

总之，在万物睡着了的时候，你醒着，倾听夜的呼吸，倾听远方的林涛，在屋里走来走去，蹑手蹑脚，结果，你看到了月光，从小小的窗户照进来的月光，那么熟悉，好像童年时候的一个梦。

你睡不着，宁愿在黑里，因为那月光，实在太美了，面包，糖果，糯米酒，轻柔的小提琴，没有一样能比得上它的美。

你轻轻开门，走出街口，走到月光里去。

为什么呢？

如果有一个亲人在身边，他就会告诉你，在你还是幼儿的时候，多病的你总在夜里啼哭。奶奶说：天灵灵，地灵灵……爷爷抱你出去，到月光里去，给你哼各种各样的音乐。你不哭了，睁着黑溜溜的眼睛，东张西望，看月亮，看远方的山，那么乖，那么安静，倾听……

每次都这样。所以，不管你长多大，月明的夜晚，你都会起来，去到月光里，看月亮，到大山跟前。

那样的夜晚，什么都睡了，远处一两只狗儿醒着。它们叫上一两声，好像说：喂，小孩，你看得见我吗？

人们说，夜里，狗儿可以看见鬼魂。

有一本书上说，如果你思念早逝的亲人，想和他们的灵魂相遇，就要在这种夜深人静的时候，踏着月光，去找他们。

我想找爷爷。

我从小砖房的门口，一直走到街口。那是一个无限敞开的地方，连绵群山就在眼前。

我在石头上坐下来，看山。

爷爷，爷爷，你知道我在这里吗？

空气那么干净，人们都睡着了，永远不会醒来。

没有谁能够打扰您，爷爷，您出来吧，从地底，从河湾里，从大山的褶皱中，从乌云一般的树林那边，爷爷，我等你……

大山像影子，好像动起来、飘起来了。

我一动不动，看见它们手拉手，跳起锅庄，旋转起来了……

周末的白天，如果天气不错，我就会到我的瞭望台，看天。

县城那边，那些房子，脏，灰，像乱扔一地的积木。县城里的人们在做什么，我当然清楚，那都是他们昨天、前天，去年、前年，从他们爷爷的爷爷、奶奶的奶奶就开始做的事情。他们这些没有土地的人，和附近的农民攀着亲戚，忙忙碌碌，做点小生意，串门聊天，或者打骂小孩。

有些时候，大人比小孩愚蠢多了，他们总做小孩不喜欢的事情。

天空里积了太多灰云，大山灰黄。山上有沟壑，那是夏天的洪水冲刷出来的。

我脚下的小河流，水是灰绿色的，它一直往南，汇入珠江的支流南盘江。夏天，水边的芦苇越来越茂盛，是捉迷藏的好地方，是我们的乐园，只要不上课，我都会泡在水里，直到我的手掌和脚掌的皮肤，像青蛙的一样，皱巴巴地发白。

直到饿得发晕，我才会上岸。

太阳一整天没有出现，也是我瞌睡的一个原因。

杨老师说，金融风暴，沿海很多人失业了。爸爸为什么不回来呢？

东山口是进出县城的唯一通道，我想，终有一天，爸爸会拄着拐杖，背着包袱，满脸疲惫，在那出现的。

每个周末，我都到瞭望台上，等爸爸。

我想像，他终于看见县城了，却忽然没了力气，膝盖发软，呼吸缓慢。他的脑袋垂下来，就要往厚厚的尘土里扑下去的时候，我刚好一个跳跃，落在他面前，把他搀住……

我反反复复在脑子里预演这一幕，喉咙一次次打起结来，泪水一阵一阵地涌出眼眶。

3

一个老大爷端着漱口缸子过来，叫我：“小朋友？”我抬起头来，他问：“你有没有不舒服吧？”

他的眼睛笑盈盈的，有一点点像我的爷爷，但比我爷爷狡猾多了。他是从卧铺车厢来的，虽然在笑，却有对硬座车厢人的提防。看我不说话，只盯着人看，就不再理，顾自刷牙去了。那么小心，大概他的牙也日渐腐朽了。

我站起来，走到车厢连接处的窗口，想好好看看风景。那儿的拉手上，有一条黄丝带，是刚过去不久的四川汶川地震周年祭奠留下来的。我将黄丝带小心地解下，又重新系上。

我再次把它解下来，系到我的书包上，为我的爷爷，为遥远的汶川大地，为爷爷的乡亲们、无数我不熟悉的灵魂。

“打屁股！”爷爷笑呵呵地把我放在他的腿上，在我后面轻拍了两下，说：“记住没有，爷爷的书、报纸，都不能撕的，记住了没有啊？”之后，又把我举起来，

转圈。

我们乐得笑个不停。

那时我应该是三岁。

有次在同学家看电视，台湾那个丑丑怪怪的蔡姓画家，说他两岁就觉悟，三岁就立志要做画家。

这事情让我想了很久。

为什么我三岁的时候，没有立下个什么志向？这一定是我到现在——快要当初中生了，还一事无成的原因。

可那时，爷爷也没有叫我立志向啊！他是风谷中学的校长哩，很有名的学校，没谁不知道。

学校敲钟的，也是一个爷爷，很瘦，说我听不懂的北方话，嗓音脆，说得又快，一溜儿一溜儿的，听起来像唱歌。他偶尔遇见爷爷时，却有些害羞，既热情，又尊敬。他请爷爷教他说一两句俄语，当爷爷叽里咕噜说完之后，他怎么都学不上。他说他舌头转不了弯，也弹不起来，然后他们一齐哈哈大笑。

我喜欢钟声。

每一声钟声都会传得很远很远，送出去，在路上、屋顶上、树林上回荡，前面的还没来得及消失，更响的钟声又推过来了，像波浪。

晨钟几乎和日出同时出现。

那时候，爷爷正在从家里去办公室的路上。他的面孔略有笑意，又将陷入沉思，目光望远处的教室，或者是教室背后，更远更高处山坡上的松树林。

他永远保持着那种笔挺的姿势，和从容不迫的精神。

黄昏的钟声，我到老都不会忘记。当我在钟声里、小路上蹒跚着往回走时，远远就看见我们住的木房子，各个窗户溢出黄黄的温暖的灯光，爷爷影子浮现在薄薄的窗纸上。他在备课，或者看书，看报，看杂志。屋子中间，一盏戴有搪瓷圆盘灯罩的电灯，从屋顶的横梁上垂下来，爷爷，桌椅，都在地上留下影子，就像那些素描画，接上阴影就产生了立体感觉一样。

爷爷头顶的头发掉光了，耳朵上却有，人们说，他太像列宁了。

爸爸在厨房里准备晚饭。厨房用的是一盏马灯，结了灯花，散出很臭的煤油烟味。锅里的油煨豆腐噗噗响，爸爸添上半瓢水。那水瓢，是王家寨的乡亲用木头刨成，送给爷爷的。

奶奶一直在为什么小事情不满，抱着手臂，从一个房间旋到另一个房间。她是个高大硬朗的女人，当她跨过门槛的时候，身体几乎把那道门堵住了。爷爷对她的唠叨充耳不闻。她大嘴巴、表情生硬，只要她在，房间里的氧气就会越来越少，让人难受。

她冷漠的眼珠子盯我一下，我的喉头就开始发紧，呼吸困难起来。

我等着爷爷救我。

爷爷总是一转身就想起我，然后就高声喊：“忻儿——”

我会在他身后稍稍躲藏，等他找来找去，然后才嘿嘿笑着伸出脑袋。

奶奶唠叨的声音更响起来，像流水一样急促。

爷爷依然充耳不闻。那样子，似乎觉得她已经不可救药，所以干脆不予理睬。

我很欣赏他的这种态度，对那些我们觉得不可救药的人，他们越是发急，我们就越要给予轻视。

他不会像那些女的一样，态度变化无常，一会儿对你亲得不得了，恨不得把你的脸蛋子啃下一半，一会儿却又用恶毒的话骂你，对你凶。比如奶奶，还有她的那些朋友——那些女邻居。她们的丈夫跟着钟声去上课之后，她们就和奶奶凑在一起，对我指指点点。

爷爷的声音浑厚。

浑厚是个什么概念？

有一次，电视机里全是穿西装的人，排列整齐地唱歌。爷爷正在教我念“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他慢慢把头转向电视，听那里面的人唱歌。我也听。他们的声音像大河的水，气势大得不得了，缓缓地涌过来，缓缓地，让人心脏怦怦跳。

我抬起头，看见爷爷流泪，泪珠儿从他的脸上，流到花白的胡子上，我伸手接住。我说：“爷爷不哭。”爷爷拍拍我的头。我想从他的腿上溜到地上，他把我按住了，说：“听，《苏武牧羊》！”

我听。

他们的声音又像巨大的风，放缓了步子，一步一步走远，又近来，仿佛要把我们从地上推倒，再卷到屋顶、带到天空里去……

那就是浑厚。

不止，那是要让人死死地憋气，然后放声大哭。

苏武留胡节不辱，雪地又冰天，苦忍十九年，渴饮雪，饥吞毡，牧羊北海边。心存汉社稷，旄落犹未还。历尽难中难，心似铁石坚，夜坐塞上时听笳声入耳恻心酸。转眼北风吹，雁群汉关飞。白发娘，望儿归，红妆守空帏。三更同入梦，两地谁梦谁？任海枯石烂，大节不稍亏。终叫匈奴心惊胆寒诚服汉德威。

爷爷一直流泪。

他当时的心里，应该比我们小孩子放声大哭还要难受吧，他是爷爷哦，从不哭的。苏武，他的朋友，肯定的。

爷爷的声音不只是浑厚。

爷爷的声音是温暖的。

听到他的声音我就感到快乐，感到安全，哪怕我刚被人推进泥坑，弄得满身

满脸的泥，泥水和泪水流到一块，正哼哼唧唧，他一叫我，我立刻破涕为笑。

有时候，他也小小地捉弄我一下，是为了让我变得聪明些，不做傻瓜。所以，每次他捉弄我之后，我就哼哼着，一定要把他玩的把戏再玩一遍，让他尝尝我的手腕。

爷爷说，如果我看东西没有别人清楚，那么，脑瓜里一定要比别人懂得更多的东西。他每天把我抱起来，放在膝头上，先玩“大眼、斜眼”的游戏，然后教我读唐诗宋词。

有一次，我做了件很得意的事情——在爷爷午睡的时候，抓了一把豆子，往他的耳朵和鼻孔里放。他打了个天大的喷嚏，把鼻子里的豆子射得老远。

我哈哈笑了一整天。

可是，这个玩笑后来变成一桩可怕的事情：爷爷耳朵里的那粒豆子出不来了。我很怕，怕爷爷因此会死掉。半夜，我突然醒来，抱着爷爷的脑袋摇，希望把豆子摇出来。爷爷说，本来是可以摇出来的，但是耳孔肿了，把豆子挤住了。

暑假，爷爷带领几个自愿留下来的老师，去山里，给苗族同胞做扫盲教育。苗族同胞住得很分散，在一个个山旮旯里。爷爷他们举着松明子火把，得从一座山翻到另一座山，又穿过一个个黑糊糊的树林子。

爷爷迷路了。

人家喊他，他听不见。苗族同胞在山腰上吹牛角，呜呜响，他也听不见。

他掉进了峡谷……

……

爷爷走了以后，奶奶去她外省的亲戚家。什么亲戚，在什么地方，我不清楚，我和他们可没有什么交情。

爸爸也不提。

爸爸说：“我们回老家吧。”

老家就是爷爷出生的地方，风镇。据说，它是在明朝崇祯年间建置，距今不足四百年，历史名人中最了不起的，是一位伟大的女士，她致力于“平息战衅、兴办汉学、开辟九驿、发展耕织，尽毕生精力，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

离县城不远的地方，有很多地下溶洞。县城外的每一座丘陵下面，都是巨大的煤矿藏，远处的每一座山，都是大理石支撑起来的。

当我望着那些庄稼地，和丘陵上的灌木丛的时候，虽然看不见那些黑色的煤晶、深蓝色的大理石，却仍然会觉得，远远的野地里，有幽幽的光芒散发出来。

爸爸走后（别误会，爸爸是去南方打工兼找妈妈），太多的孤独，让我总是去回忆以前的好日子，去想爷爷，心中的悲伤很难克服。

是不是，我有些老了？

无论如何，童年是我一生中最最漫长的一段时光，也是我记忆格外清晰的一